

特别策划

## 在春天写信

□ 范剑鸣

当我走进春暖花开的大地，我又有了给你写信的冲动。尊敬的林老师，或许你已经完全忘记，多年前你一句不经意的话深深刺痛了我——“乡村就那些事，有什么可写的呢？”自那以后，我所有的乡村见闻都会自动生成一封长信，遥寄给远方的城市、远方的你。

比如此刻，我正行走在江西省宁都县赣江源头琴江之畔。这个名叫中江湾的地盘，沟渠宽大、阡陌交通，像是大地上刚刚摆好的象棋，上万亩田畴铺展着浓厚的绿色。也许你想听的并不是农业科技的赞歌，而是人类精神的现代化。但花海之下，必有人性的闪耀。花开时节，人们冲着这片花海，准备了喜庆的油菜花节，组织了丰富的文旅活动：花前赛诗、小吃展览、赏花亲水……陌上到处是缓缓归人。人海之间，安能没有灵魂的激荡？在乡村驻扎的日子里，我深知田园的每一次变幻，都会牵动人们的心。

还是说说他们的乡村故事吧。话说这个中江湾改造大田，遇到一个迁坟的难题。由于地界平坦，群山远抱，村落居中，于是先民故去大多就近落葬，两千余座墓地散落在耕地之中。面对守墓不迁与农田整合之间的矛盾，现代文明需要出场，头脑风暴需要引领。一名从琴江边走向省城工作的干部，听到家乡干部的诉苦电话后，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在清明前夕迅速把家坟移迁。有了先进文化的引领，守墓的执念顿时如风吹落叶，村民见贤思齐，纷纷跟进，清明前后不到一个月，两千余座坟墓迅速让位，田园面貌迅速改观。

面对正在到来的春潮，我热切地观察着乡村的容貌，更热衷于探听岁月深处的悲欢。青树村、中江村、水枞村，一湾春水把三个村落拥入怀，乡村大地不仅有了田园诗、山水诗，更有了深得现代文明滋养的现代诗。在江湾深处，在现代农业中心，看着屏幕上的土地流转数据，我知道又一场新的“土地革命”正牵动着人们的命运。追往思来，乡村大地的命运曲线更加凝重。宁都素有“苏区摇篮”之称，当年一场以“分田地”为主张的革命战争，让中江湾的儿郎拿起枪杆子当红军为土地而战。在这个人口有八万之众的乡镇，任何一个家庭，都承担着时代的风云。不论是新事和旧事，都是千回百转的故事。

是的，每一次深入赣南的乡村，我总有展读柳青遗作《在旷野上》的感觉。我相信，只要能够深察大地上的一切，乡村“那些事”无论是你所常见还是未尝得见，都能散发文学的光芒。如你所说，“乡村就那些事，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宁愿把你这句话当成一种鞭策，而不是某种否认。这句话时时提醒着我，需要深入扎进大地，体察人间悲欢。比如此刻，我在宁都县田头镇喧闹的街市上，打量着这个名叫“馨茹”的小姑娘。

她有着文成公主一样的仪容和服饰。她端坐在一架木车上。这辆名叫“古史架”的花车与其他五辆一起，在无数灯彩的陪伴烘托下，被人们缓缓推着前行。我听到“古史架”边陪伴的家长介绍说，这古装加身的女孩叫“馨茹”，当然也可能叫“心如”。这是有着城市气息的名字，而在十年前、几十年前，这

个小“馨茹”也许叫“招娣”叫“捡女”。不错，正如林老师你所说的，城市文明深刻影响着、改写着乡村文明，乡村似乎成为城市的附庸，孩子的命名可见一斑。但我认为这不过是证明城乡融合更加紧密，正如古老的民俗从未中断，现代的声音正在为“妆古史”游行锦上添花。

是的，乡村大地的活力，远远不只在田野，不只在城镇。此刻，我流连在国家部委援建的宁都技师学院，想象着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正在全国城乡支撑着现代文明。是的，你所看重的城市故事，又何尝没有乡村的支撑呢？当你走进一家连锁菜馆，当你享受着小车代步，当你从网络直播中下单，保不准就有这所学校走出来的技师，为你提供服务。五千多名年轻人在梅江边的校园里学习，自然包含大量梅江边的农家子弟。当我凝视着为参赛而专注练习技能的年轻面孔，不由想起晚清维新志士陈炯的厚望。这位梅江边的乡贤熟读“四书五经”，入朝后第一道奏折却是《请开艺科说》。为此，国家级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创设于此，正是遥远的呼应。

“乡村就那些事，有什么可写的呢？”——多少年来，这句话让我耿耿于怀，催我深思和行走。我知道，你凭着编辑生涯的丰富阅读，对乡村过往的“那些事”已生审美疲劳。但岁月宛转山河连绵，安知人事代谢的背后没有新质的乡村美学？特此把乡村行走的感受告诉你，也是激励自己和同仁开启更好的“乡村写信”时代。

## 春风里有得得的马蹄声

□ 卢时雨

三月的双井

修河在这里拐弯，如一弯明月  
照亮了宋朝的双井。双井绿的茶香  
从黄庭坚的故里飘到了苏轼的书斋

现在是三月，夹岸桃花又蘸水开了  
我在明月湾为山谷先生招魂：回来吧  
春风会吹走您江湖夜雨的羁旅之愁  
三月的阳光让您的诗句有了草木的清香

花神的谥旨

春风的先锋队势单薄  
刚占领江南两三天  
又被寒潮逼退  
我知道，它会重整旗鼓  
发动新一轮攻势

昨夜，春雨在夜里赶路  
它嗒嗒的脚步声没有停歇  
和它一同赶路的  
还有金黄的油菜花  
如果春风多挑逗几回  
桃花就会敞开它们的心扉

请让我读出花神的谥旨吧  
那些经历过倒春寒考验的  
我必将一一珍藏它们的名字

## 春色浩瀚（一组）

□ 戴逢红

小满

说到小满  
就必须说说日渐稀疏的鸟鸣  
说说地上的植物  
比如水田里的稻子  
旱地上的小麦、豌豆或胡豆  
比起春风里，它们少不更事的  
婀娜与妖娆  
我更喜欢小满时的含蓄、娇羞  
和微微凸起的成熟  
在鸟声越来越长的停顿里

两只鸟

一只叫声脆亮，像卷曲的金属片  
拐着弯悠扬  
一只像一把树枝在甩动，声音窸窣而短暂  
它们就这样在窗外的香樟树上  
一声问，一声答  
从我上床，到进入梦乡，再到我梦醒  
整整一个中午，仿佛是在读  
一首诗，也像是在表演双簧  
当然，最真实的可能  
是它们在用甜言蜜语试探爱情  
这样从容、直接，不知避让  
(也许它们认为很隐蔽)  
而且丝毫都不迫切  
仿佛爱情是奢享不尽的浩瀚春色

白胸文鸟

它们在稻田绿色的  
波浪里嬉戏  
一群一群的，像一阵风  
从这里刮向那里  
小小的身体模拟着风的形状  
也像从天而降的雨点  
嗖嗖落入田中，不见了踪影  
最喜欢偷窥它们二三只或五六只  
攀缘在一株稻穗上  
唧唧喳喳，啄食一两粒  
或三四粒谷子，在它们小小的眼眸里  
一定会惊讶  
大自然的馈赠，如此丰盛

竹鸡

总是发急  
催促着整个尘世  
尤其在春天

其实，时间有不同的纹理与角度  
而它，就认准一条  
刚到山腰  
“只管快、只管快”。它又在叫

没有人吭声  
我们都擦紧了拳头，深吸一口气  
默默加快了脚步

## 三月春风

□ 胡宏妮

它误会了我  
以为我就是门前那株垂柳  
或是门外的那面湖

开始扬起我的长发  
接着又吹皱我眉间的忧伤

像我幼小的女儿  
拦我在门外  
用柔软的手  
不动声色  
牵着我  
从家门向外  
穿过春天

三月的春风  
一会儿变成河流  
一会儿变成云彩  
一会儿变成一棵藏着春色的树

跟在我们的背影里  
旋转  
像决堤的幸福

## 仰天坪日出

(外一首)

□ 杜少华

春分的第一缕晨曦  
悄然爬上庐山的眉梢  
仰天坪盛装款款，静待  
日出东方

无数双眼睛，无数个镜头  
按捺不住地守望  
等待着天际线处  
一跃而出的希望

那是春日最绚丽的一道光  
它点亮了夜的沉寂  
荡涤了昨日的迷茫  
那是装满万千期待的朝阳  
它唤醒了沉睡的山川  
轰然奏响万物苏醒的乐章

日出东方，霞光万丈  
云海幻化为羽衣霓裳  
百鸟随晨风清脆鸣唱  
每一个面向朝阳的生命  
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  
朝气蓬勃，向阳生长  
他们追逐光、遇见光、也成为光

仰天坪的日出  
不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轮回  
它的每一次登场  
都是崭新的精彩开场  
绽放出每一天的无限可能  
绽放出每一年的无尽遐想

神雾山的星空

在神雾山深处，在喧嚣的尽头  
我们寻觅一缕清光  
它穿透云层  
和着春天虫鸣的小曲，照亮心房  
在这里，我们遇见了  
最璀璨的星光

山不言，水自流  
仰望天际，在每一次呼吸吐纳中  
我们聆听生命的回响  
此刻，我们不再追逐风的足迹  
而是学会了驻足，在静谧中  
感受万物与我们同在的安详

我们与星辰连线  
与时空对话  
不再畏惧黑暗，不再纠结尘网  
因为我们知道  
星星总在最深沉的夜里  
悄悄眨眼，熠熠闪光

## 春天有寄（外一首）

□ 柳碧青

邀请山顶的花、山腰的柏树、山谷的野花野草一起  
为这个春天唱赞歌  
我们不出门  
在书房里，读书，写字，把光阴撕成  
一片一片，让它回到手抄的唐诗宋词里  
记忆里的朗朗书声

让它重新回到世间的繁华里  
此刻的书房，唯有安静，外界改变不了我的  
世界观，落日交给群山  
河流交给星斗，我与我的同伴  
在书房里温故知新，把灯光调暗  
或者调亮  
我们歌唱春天，春天也同歌唱我们  
书桌上的密码，是一道习题  
答案就在春天里  
而思考，是春天长出的一株草  
此刻，大地上的词语  
又重新活过来了

一株艾草钻出泥土又缩回去了  
一滴露珠滴在枝叶上又被另一滴覆盖了  
春天来时，带着一身的梦想  
带着社稷和江山，也带着桃花和冷雨  
落在地上的，生根发芽  
飘在天空的，继续流浪  
今天，谁最先俯身向大地  
谁就拥有春天，谁最先沿着河流走  
谁就同时拥有远方和故乡

词语的世界

春天，我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